

# 重新探討普希金《驛站長》中的悲劇

## —從小說中的寓言與反諷談起

宋雲森

### 摘要

長久以來，俄國文學批評界大都認為，普希金的《驛站長》是在描寫"小人物的悲哀"以及"社會階級制度的不公"。其實，普希金在小說中不時採用反諷的技巧，因此本篇小說並不像表面上的簡單。小說中的反諷以聖經的兩則寓言—"浪子回頭"與"牧羊人"的故事為中心。本篇論文深入探討這兩則寓言發現，《驛站長》中的悲劇並不完全是"社會的不公"所造成，尤其，老驛站長最後酗酒而死的悲劇性結局，更該怪罪於老驛站長本身自以為是的觀念才對。

## 第一章：前言

普希金的《貝爾金小說集》(1830)以簡潔、明快著稱，在小說集的五篇中篇小說中，又以《驛站長》一篇最受後世文學批評家讚賞。不少後世批評家、尤其是具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學批評家都以爲，本篇小說中，老驛站長薩姆松·維林(Самсон Вырин)，一個十四級文官，也就是沙皇體制下最低級的文官，他悲劇性的命運表現了沙皇體制下“小人物”(маленький человек)的悲哀，普希金也爲後來的俄國文學家塑造一個“官卑職微的苦命人”的不朽典型<sup>1</sup>。他們大都認爲，低微的社會地位是造成老驛站長悲劇性命運的原因<sup>2</sup>。對於此一看法，筆者並不完全同意。因此，本文嘗試重新探索小說主人翁悲劇的根源。

不可否認，老驛站長生活中的某些不幸確實與他“小人物”的地位息息相關，但是，就以此認定老驛站長的悲劇應完全歸咎於他“小人物”的社會地位，似乎過於武斷。

在《驛站長》中，作者固然處處表現出對主人翁卑微地位以及可憐處境的同情。不過，本篇小說並未如表面上的簡單。如果讀者能更仔細閱讀，當可發現，普希金在小說中，不時以迂迴、反諷的手法，暗示老驛站長思想的頑固與食古不化。而小說的結局更具諷刺性：以“牧羊人”自居的老驛站長自以爲是地認爲，與人私奔的杜娘(Дуня)終將流落街頭，不得善終，但所謂“迷途羔羊”的杜娘最後卻是錦衣玉食，婚姻美滿，而老驛站長則以酒澆愁，酗酒而亡，悲劇收場。普希金在本小說中的反諷應是不言而喻。

有的文學批評家認爲，薩姆松·維林的悲劇性命運完全是低微的社會地位造成，這些批評家持此一觀點，一方面是受到自身意識型態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忽略了本篇小說中的反諷。而小說中的反諷又以聖經的兩則寓言——“浪子回頭”和“牧羊人與迷途羔羊”的故事爲中心。

筆者認爲，主角的悲劇性命運似乎並不能完全怪罪於社會地位，尤其他最後酗酒而死

<sup>1</sup> 列·格羅斯曼。《普希金傳》(李桅、馬云驊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8頁。

<sup>2</sup> 蘇聯文學批評家或文學史家，幾乎都是採取類似觀點。除了上註所列之著作外，可再舉出採取類似觀點的作品：В. Кулеш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 Пушкина》.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7, с. 294

的悲劇結局，與其說是“小人物”的社會地位造成，倒不如更該怪老驛站長自己的思想觀念多些才是。普希金在本篇小說中，藉由寓言與反諷暗示，老驛站長的悲劇與自己固執的觀念不無關係。因此，本篇論文將從小說中的寓言與反諷，討論老驛站長的思想觀念，並探究《驛站長》這篇小說中悲劇的根源。

## 第二章：“浪子回頭”的寓言與反諷

普希金的散文小說以“簡潔、明快”見長，對於小說中的背景、情節、人物等，常常有如素描畫家般的，僅快速地淡淡幾筆，就讓人物栩栩如生，而故事又能緊扣讀者的心弦。不過，在《驛站長》一篇中，普希金對於老驛站長房中的四幅圖畫，卻描寫得不尋常的詳細。可見以聖經“浪子回頭”為背景的這四幅圖畫，在本篇小說中具特殊的地位。因此，這四幅圖畫的意義，值得我們特別推敲。

首先，我們應該可以注意到，小說在表面上，似乎有不少情節是按照四幅圖畫的內容發展，只不過圖畫中的“浪子”（блудный сын）在故事中卻成為驛站長的女兒杜娘。

第一幅圖畫是描寫年輕人在老父祝福下離家<sup>3</sup>；故事中，杜娘在老父的敦促下坐上驃騎兵軍官明斯基（Минский）的馬車而去（92 頁）。

第二幅畫中，年輕人行為放蕩，和虛偽的朋友及無恥的女人鬼混作樂（88 頁）；故事中，在陳設考究的豪宅中，杜娘衣著華麗，手指閃閃發光（想必是手戴鑽戒），和明斯基在一起，並坐在他安樂椅的扶手上（95 頁）。

第三幅畫中，年輕人將金錢揮霍一空後，落得一身粗布衣，以照顧豬群為生（88 頁）；故事中，老驛站長帶著淚眼描述，杜娘今天綾羅綢緞，明日終將流落街頭，掃街為生（95 頁）。

第四幅圖畫中，浪子回頭，跪在地上，回到老父身邊（88 頁）；故事的結局時，鄉下

---

<sup>3</sup> А. С. Пушкин. «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с. 86-97).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60, с. 88. 以後論文中若再引用《驛站長》小說原文或提到小說重要內容時，將祇在論文中該原文或重要內容後指出本書頁數，而不再另做附註。

童子描述，杜娘回到村子，跪倒在老父墳前（97 頁）。此外第四幅圖畫也描繪，年輕人的哥哥在問僕人，家中歡樂的原因；而在故事中，這幅場景卻變成故事的敘述著——一個年輕軍官在向村中童子打聽老驛站長與杜娘的消息（96-97 頁）。

走筆至此，可能有讀者認為，故事的情節與“浪子回頭”的圖畫與寓言，多所吻合。事實上，本小說並未如表面的簡單。如果讀者進一步的細讀與推敲，當可發現故事的發展與結果，正與“浪子回頭”的寓言相反。表面說的是一件事，骨子裡所指的卻又是另一回事，這就是普希金在本小說中的反諷所在。因此，我們有必要將四幅圖畫的內容，再與小說的其他情節作比對與推敲。

第一幅圖畫中，浪子是主動地急於離家；而小說中，明斯基邀請杜娘上車時，杜娘是遲疑不決，反而是老驛站長叫她上車：“《妳怕甚麼？》父親對她說，《大人又不是狼，不會把妳吃掉的；就坐他的馬車到教堂吧。》”（92 頁）

在這裡竟是老驛站長自己把女兒推上車，從此在老驛站長有生之年，杜娘都沒有回到老父身邊。老驛站長由於“自以為是”的誤判，而向後來的悲劇，踏出了錯誤的第一步。

第二幅圖畫描寫年輕人與“虛偽的”朋友以及“無恥的”的女人鬼混；明斯基雖然裝病騙老驛站長，不過他對杜娘不但說不上是“虛偽”、“無恥”，他還是個有情郎，而杜娘也是愛著明斯基。以下是明斯基的告白：

“... 你不要以為我會離開杜娘，我向你保證，她會幸福的。... 她愛我，她對從前的環境已經不習慣了...”（93-94 頁）

第三幅圖畫是浪子蕩盡錢財，落得與豬群為伍；而故事中杜娘在離家後不但是坐擁豪宅，身穿華服，手戴鑽戒，而且是有情人相伴，在故事的結局時，又是“坐六匹馬拉的四輪車來的，還帶了三位小少爺，一個保姆，一條黑色的哈巴狗 ...”，並且一出手就是給帶路的鄉下童子五戈比的銀幣，普希金並多次借鄉下童子的口，說她是“漂亮的太太”（прекрасная барыня）、“多善良的太太”（такая добрая барыня）、“多體面的太太”（славная барыня!）（97 頁）。“太太”（барыня）一詞，在沙皇時代，是指出身貴族、上層社會的官老爺或大地主家庭的太太。在離家前，她以一個身為第十四等文官的驛站長的女兒，是無此資格受此尊稱的。因此，杜娘不但沒有遭到遺棄，與豬群為伍，或如驛站長所自以為是地

認為“今日穿金戴銀，明日流落街頭”，反而是家庭幸福，衣錦還鄉了。

第四幅圖畫描繪的是浪子回頭、老人出門迎接的歡樂場面。故事最後，杜娘雖然回到老驛站長的村莊，但這時老驛站長已經過世，“杜娘哭倒在老驛站長墳前”，氣氛顯得哀傷淒涼。不能讓老驛站長活著看到杜娘家庭幸福美滿，衣錦還鄉，對老驛站長和杜娘而言，這可算是一大憾事。

讀者有必要注意老驛站長在生前與杜娘最後一次見面。諷刺的是，杜娘在與明斯基私奔之後，乍然第一次見到千里迢迢尋覓而來的老父，竟然沒像第四幅圖畫中的浪子幡然悔悟，奔向久別突然重逢的老父，也沒跪倒在老驛站長的腳下，請求老父的原諒。讓人意外的是，杜娘竟然“選擇”以昏倒在地的方法，逃避不告而別之後突然與老父再見面的窘境（95頁）。

杜娘以年幼無母，年僅十四歲時，不但將家裡打理得井然有序，又能協助老父照顧驛站，並不時為老父化解窘境，獲取達官貴人的歡心（90-91頁）。老驛站長也不住誇她“那麼聰明、那麼伶俐”（*такая разумная, такая проворная*）（88頁），故事敘述人也稱讚這位十四歲女孩“儼然是見過世面的姑娘”（*как девушка, видевшая свет*）（89頁）。杜娘的冰雪聰明、堅強能幹由此可知，實在不像是個會動輒暈倒的脆弱女子。她乍然見到她不告而別、風塵僕僕尋覓而來的老父，心中當不無愧疚，但是又不願離開彼德堡與心上人，回到小鎮的驛站與老父身旁。面對這種尷尬處境，於是杜娘祇有“選擇”暈倒在地一途，將這種尷尬場面拋給明斯基與老驛站長處理了。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以“浪子回頭”為主題的這四幅畫在本篇小說中，不祇是做為驛站的背景而已，它們還扮演重要而多重的作用：1)表面上小說的情節按這四幅畫的內容發展，骨子裡故事發展的過程與結果又與圖畫內容相反；2)“浪子回頭”的寓言也代表了老驛站長的思想，老驛站長自以為是地，以此寓言的內容來設想女兒杜娘的命運與結局，諷刺的是，老驛站長固執的想法與事實的發展和結果，剛好相反。昧於事實、固執己見也造成他最後自暴自棄、酗酒而亡的悲劇結局。

### 第三章：“牧羊人”與“迷途羔羊”的寓言與反諷

本篇小說中，並未直接提到聖經有關“牧羊人”與“迷途羔羊”的故事，甚至未提到“牧羊人”一詞。不過，在杜娘與明斯基私奔後，老驛站長心想：“或許，我會把我的迷途羔羊帶回家”（*Авось, приведу я домой заблудшую овечку мою*）（93 頁）。由此可見，女兒杜娘如果算是“迷途羔羊”，那驛站長內心深處則自認為是“牧羊人”了。不過，老驛站長這種自以為是的“牧羊人”與“迷途羔羊”的關係，在普希金筆下也具有反諷的味道，值得我們推敲。

首先，我們要問：老驛站長真的像他所自認的，算得上是“牧羊人”嗎？牧羊人必須具有領導羊群與認清道路的能力，才能帶領羊群，躲避惡狼的襲擊，安全地找到回家的道路。雖然老驛站長內心裡以“牧羊人”自居，但他是否真是他家庭中的主導力量，並且具有認清自己與女兒人生道路的真知灼見呢？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

雖然老驛站長名為一家之主，實際上，卻是女兒杜娘當家。正如老驛站長所言：“家裡多虧她扛著。甚麼該收拾，甚麼該準備，一切都及時弄得好好的”（*Ею дом бержился: что прибрать, что приготовить, за всем успевала*）（90 頁）此外，杜娘還為老父解危，免受過路老爺皮鞭之苦，並與太太小姐、達官貴人周旋，獲取他們的歡心。因此，杜娘還在家時，老驛站長提起女兒總是“面有得色”（*с видом довольного самолюбия*）（88 頁），這時家裡在杜娘的料理下，一切都井然有序、充滿生氣，而老驛站長也是朝氣蓬勃（88-89 頁）。但一當杜娘出走之後，這個家馬上顯的破敗凋零，而老驛站長也頓時變得頹廢衰老（89-90 頁）。可見這家其實是以女兒杜娘為中心，而老驛站長並不算是真正的一家之主。

此外，在小說中老驛站長並無“牧羊人”的真知灼見，反而因自以為是的多項誤判，而造成自己的悲劇。這些誤判包括：因誤判而把女兒送上明斯基的馬車；他誤判女兒將會像“浪子回頭”一樣，重回他的懷抱；接著，他又誤判杜娘終將遭明斯基遺棄，流落街頭。最後，很諷刺的是，以“牧羊人”自居的老驛站長竟然是酗酒而亡。因此，說他是“迷途羔羊”反而來的恰當。

反觀杜娘，老驛站長心中的“迷途羔羊”，她在父親家中，不但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婚

後對孩子們說話的語氣更是堅定、具有權威（“你們安安靜靜地坐著，我要到墳地一趟”，97頁）。她對鄉下童子的一句話並具有象徵性的意義：“我知道自己的道路”（“Я сама дорогу знаю”）（97頁）。杜娘似乎藉著這句話在向老父抗議，也告訴讀者：我絕不是“迷途羔羊”。

由此可知，具有領導能力、個性堅定，又知道自己人生道路的杜娘，怎會是“迷途羔羊”呢？她善於協助處理父親的窘境，善於察言觀色，並勇敢追求自己的愛情，因此說她是“牧羊人”反而更恰當呢。老驛站長當她是“迷途羔羊”，真是大錯特錯了。

在本小說中，杜娘處處表現得精明能幹、勇敢堅強，毫無楚楚可憐的樣子，不過，小說卻多次以“可憐的杜娘”提及她。首先是老驛站長覺得她可憐。他請求明斯基：“您至少把我可憐的杜娘還給我”（“...отдайте мне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бедную мою Дуню”）（93頁）；老驛站長想：“...不過在回去之前也要和自己可憐的杜娘再見一面”（“...но прежде хотел хоть раз ещё увидеть бедную свою Дуню”）（94頁）。另外，故事的敘述者——年輕軍官，受到老驛站長的影響，也多次以“可憐的杜娘”提起故事中的女主角：“我好久都在想念可憐的杜娘”（“...долго думал я о бедной Дуне”）（96頁）；“可憐的杜娘曾經在那兒吻過我”（“...где некогда поцеловала меня бедная Дуня”）（96頁）。必須指出，“可憐的杜娘”一詞也是普希金在本小說中反諷的手法之一，因為小說中的杜娘並不可憐，可憐的反而是認為杜娘可憐的老驛站長。

“可憐的杜娘”一詞也讓我們聯想起卡拉姆金（Н. М.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的《可憐的麗莎》（«Бедная Лиза», 1791）。《可憐的麗莎》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俄國感傷主義的代表作。這篇小說中，農家少女麗莎確實是可憐的，因為她與貴族少年的愛情是一場悲劇，她在遭到遺棄後，以投河自盡收場。而普希金《驛站長》中的杜娘雖然必須在親情與愛情間做一艱難的抉擇，但並不可憐，她精明能幹、勇敢堅強，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她勇敢追求愛情，突破階級藩籬，終於獲得美滿、幸福的生活。普希金以杜娘這個角色，顛覆了《可憐的麗莎》所建立的女性典型，而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上樹立了女性新形像，這點似乎一直受到俄國文學研究者的忽略。

談完“牧羊人”與“迷途羔羊”，也該談談“狼”吧。小說中的驃騎兵軍官明斯基到底算不算是“狼”呢？起先，老驛站長告訴杜娘，明斯基不是狼：“妳怕甚麼？大人又不是狼，

不會把你吃掉的”(Что же ты боишься? Ведь его высокоблагородие не волк и тебя не съест) (92 頁)。不過，後來老驛站長發現，明斯基是裝病騙他，後又帶走杜娘，於是他就追到聖彼德堡，請求明斯基放過杜娘，他說：“您把她也玩夠了，就請不要白白地毀了她吧”(“Ведь вы натешились ею; не погубите ж её понапрасну”) (93 頁)。對老驛站長而言，明斯基該算是“披著羊皮的狼”吧。

但是，明斯基真的是如此罪大惡極，該背上“狼”的惡名嗎？確實，他是裝病欺騙了老驛站長。不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為追女朋友而裝裝病，實在也算不得甚麼過錯。

杜娘與明斯基出走時，大約十四、五歲。若以現代人觀點，明斯基可能犯了“誘拐未成年少女”的罪名。不過，當時人習慣早婚，幾歲算成年？標準可能與現代不一樣。更何況，小說中在在顯示，十四歲時的杜娘，她各方面都已非常成熟，尤其，她的聰明能幹、認清事實的能力，更在年已五十的父親之上。此外，根據馬車夫的描述：“雖然杜娘一路上都在哭，可是看起來她倒是心甘情願跟他走的”(93 頁)。由此觀之，若說明斯基是“誘拐未成年少女”，可能也不無疑問。

當然，明斯基未徵詢老驛站長的同意，即與杜娘一去不回，讓老驛站長傷心病倒，確實是不盡人情，也是明斯基與杜娘間美麗的爱情與美滿的婚姻生活中的一項污點。對於此，明斯基也是心有愧疚。因此，事後明斯基與老驛站長第一次見面時，明斯基很尷尬，並向老驛站長表示：“我很對不起你，也希望請求你的原諒”(93 頁)。

話說回來，若出走前，明斯基真的尋求老驛站長的同意，很可能無法成就他與杜娘間這樁美好的姻緣。因為受限於社會階級的藩籬，以及聖經中類似“迷途羔羊”的教訓在老驛站長心中根深蒂固、食古不化，再加上老驛站長生活上與心理上，處處依賴杜娘，老驛站長不太可能讓杜娘隨明斯基而去。想必明斯基與杜娘都很清楚這點。愛情與人情（對杜娘而言該稱為親情）不能兩全之下，明斯基與杜娘選擇了愛情。他們的私奔其實是不得不爾。

此外，老驛站長追到聖彼德堡，想從明斯基身邊帶走杜娘，明斯基面對老驛站長雖心有愧疚，但仍堅決回答：“不要認為我會放棄杜娘”(93 頁)。老驛站長第二次去找明斯基，其實祇想見女兒一面，明斯基與杜娘卻不知情。杜娘乍然見到久違的老父，昏倒在地，明



斯基一時心急，並害怕杜娘被帶走，憤怒地把老驛站長推出門外。明斯基的這項動作確嫌粗暴，不過他為維護心上人的心情卻是可以了解的。

更重要的是，明斯基遵守了對老驛站長的承諾，並未對杜娘始亂終棄，讓杜娘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老驛站長若能認清事實真象，應該感到安慰才是。因此，明斯基無論如何不能稱的上是“狼”。

本篇小說中，以“牧羊人”自居的老驛站長竟然是“迷途羔羊”，而老驛站長口中的“迷途羔羊”杜娘反而是認清道路的“牧羊人”，至於明斯基這頭“狼”，卻又算不得是“狼”，反而是個“有情郎”。普希金的反諷真可謂是淋漓盡致了。

#### 第四章：老驛站長的悲劇

當然，本文不祇描寫老驛站長的悲劇。杜娘也處於悲劇的局面。杜娘隨明斯基私奔時，雖是心甘情願，卻也一路都在哭；杜娘私奔後乍然見到久別的老父，竟然“昏倒在地”；結局時，杜娘哭倒在老父墳前。這些情節都顯示了杜娘的悲劇。研究普希金的專家彼特魯尼娜曾指出，老驛站長的悲劇也是杜娘的悲劇，因為老驛站長遭到社會不公正的階級制度所迫害，而杜娘也是面對階級的藩籬，必須在老父與心上人之間做個抉擇<sup>4</sup>。不管她的選擇是甚麼，結果總是悲劇。不過，本文必須指出，杜娘的這項悲劇也被她美滿的愛情與幸福的婚姻大大地沖淡了。因此，本篇小說的悲劇性主要是集中在老驛站長的身上。

普希金在本篇小說一開始，即道出老驛站長所屬這一階級的悲劇性。一方面，他們是形象不好的一個階層：“那一個人不詛咒驛站長，那一個人沒跟他們吵過架？...誰不把他們當做是人間敗類，就像是古代的惡吏或是木洛姆的強盜一樣？”（86 頁）另一方面，他們有時又遭到路過老爺的拳腳或皮鞭之苦（86-87 頁）。驛站長的這些悲劇當然有不少與“社會的不公平”有關。因此，普希金也對驛站長所屬這一階層表示同情，並仗義直言：“這些飽受詆毀的驛站長們，其實都是個性溫和，天生熱忱，喜歡與人接近，又不汲汲於名位，

---

<sup>4</sup> Н. Н. Петрунина. "О Повести «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Пушк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XII.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6, с. 78-103

也不太貪財；“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吸收到很多有趣、又有益的東西”（87 頁）。

有的文學批評家認為這篇小說是“對貧窮著的羞辱，表示抗議”（*выражение протеста против унижения обездоленных*）<sup>5</sup>。不過，普希金真的祇是在透過老驛站長的悲劇，對不公平的社會階級體制表示不滿嗎？如果是的，為何小說針對老驛站長一言一行以及所思所想，不時採用了反諷的手法呢？偶而普希金甚至還以戲謔的手法或語氣直接描寫老驛站長的行為舉止。

普希金筆下的老驛站長確實賺人熱淚。但是偶而普希金也對老驛站長流露出嘲諷的口吻，例如：老驛站長憤怒地把明斯基塞給他的鈔票丟到地上，使勁地踩了踩，然後走了，但隨後又回過頭來找（94 頁）；老驛站長敘述他與杜娘的故事時，老淚縱橫，但“這眼淚一部份是他在講故事時，喝下去的五杯調味酒所引起的”（95-96 頁）。由普希金下筆的態度可知，本篇小說不能僅僅以“揭露社會的不公”的角度觀察。

由本文第二、三章的討論可知，老驛站長的悲劇有部份是自己的錯誤造成的。尤其，他自以為是的觀念更是造成他最後悲劇性的酗酒而亡的原因。老驛站長千里迢迢找到彼德堡時，明斯基曾向老驛站長保證會給杜娘幸福（93 頁）；兩天後，老驛站長終於見到杜娘，這時與明斯基在一起的杜娘，就連老驛站長都覺得：“他從來沒看見過他的女兒有這樣的美麗，他不由得讚賞起她來了”（95 頁）。即使老驛站長不完全相信明斯基的諾言，又即使老驛站長不完全相信自己親眼看到女兒幸福快樂的模樣是真的，祇要他不完全堅持己見，不要對女兒的結局太早遽下定論，而抱著“姑且拭目以待”的想法，則他最後的悲劇當不至於發生。

話說回來，如果老驛站長真能抱著“女大不中留”、“兒孫自有兒孫福”的心情，他不但不至於酗酒而亡，本篇小說也將以圓滿大結局收場，不過，本小說也將不那麼精彩感人了。

---

<sup>5</sup> В. Кулеш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 Пушкина».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7, с. 294